



## 墨花月白 恍疑雪村

□王俊义

到了立冬,风就带着寒冷的歌谣,从山口摇晃过来,不管枫叶们乐意不乐意,它们就只有乘风飞了。如同翩跹的火蝴蝶,一只一只沿着冬日的路径,寻找自己的前世。

乡村篱笆,是季节打开的门环带着铜锈的老门,门里还是秋日,门外已是冬天。第一个站在门楣上的是读了一肚子唐诗宋词的祖父,他摸着篱笆说:“不用敲,冬天的门就开了。”

村巷尽头,是一堵矮矮的老墙。没人撒种,野菊就沿着老墙开了很多年。

我和祖父沿着老墙走,一边是秋日留给冬天的野菊,一边是夏日留给冬天的枯荷。我们在中间走,简直就是冬日的两只手,一只手拉着秋天,一只手拉着夏日。

田畴中间的乡村道路上,牛车留下的车辙很深很深,通向遥远。此时的视觉感和后来坐林区旅游的窄轨火车的视觉感别无二致,因为村路车辙里缓慢行走的牛车,在很长时间里,就是我们的村庄火车,就是我们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古老运输工具。

立冬坐在牛车上,太阳还有几丝深秋的温暖,风老鸱们还会追着牛车飞翔,风还会刮乱我们的头发,也会刮起我们的衣服。没坐牛车的人,站在村庄那堵老墙上,看着牛车变成一个黑点,最后消失,也是立冬之日的一个快乐。

田埂边的老柿树,围拢了上百捆玉米杆,是老牛们过冬的草料。西风摇晃老柿树,玉米杆们也随着老柿树摇晃起来。牛们已经进入栅栏,在院落外边朝阳的地方晒太阳。懒洋洋的农夫把一捆玉米杆放在老牛跟前,老牛饿了就撕下干叶子,吞进肚子。村庄的饮牛水槽上,凿了一个洞,老牛就拴在这个洞子上。撕吃玉米杆之后渴了,老牛就低下头喝水槽里的水。

立冬之后,人闲散了,牛也闲散了。村里那些冻酥的土地,在立冬之前就要犁出来,立冬之后,牛就要歇歇了。暖和的某一个日子,祖父会拿起扫帚,让牛站起来,从牛的脖子开始扫,一直扫到尾巴上。牛头是不能扫的,祖父就用双手梳理牛头上凌乱的牛毛。牛尾巴也是不能扫的,祖父就用指甲慢慢抠掉牛尾巴上的泥巴斑点。立冬之后扫牛,是牛一年里最享受的时光。牛是通人性的,

此时它的双眼温和慈祥,瞅着祖父和祖父手里细竹子做的扫帚。

很多日子里,我脊梁痒的时候,够不到挠的地方,就让祖父给我挠痒。虽然祖父是个熟读史书的男人,长久在村庄里生活,双手是很粗糙的。他的手指划过脊梁,跟瓦块划过脊梁差不多。祖父偶尔还会读读发黄的唐诗,掀动书页的瞬间,似乎不是掀开的,而是祖父指尖上粗糙的皮肤如一根酸枣树上的老刺,直接扎透了书页,把视线带到了另一个页码。

立冬不使牛,是村庄的一句老话。

立冬种豌豆,一斗还一斗,也是村庄的一句老话。村庄有个把不识节令的人,到了冬天还要赶着牛去耕地去播种,祖父对这个人说:“你这是割驴球敬神,驴也割死了,神也得罪了。”

冬播的人说:“也亦勤,也亦懒;也亦早,也亦晚。我立冬种豌豆,种一斗还能收十斗呢。”

祖父说:“你糊弄谁呢?你立冬了不歇歇,牛还要歇歇呢。你折腾自己是你愿意折腾,你折腾牛干什么呢?”

冬播的人愉快地把牛赶回家,把豌豆倒进缸里。祖父说的立冬种豌豆一斗还一斗,是很实在的,立冬天冷了,豌豆发芽慢了,甚至是一大半都不发芽了,怎么会有一个好收成呢?

立冬了,村庄把该收藏的粮食都收藏起来了。稻谷也装进了谷仓,绿豆豇豆装进了罐子,玉米棒子没有剥的挂在屋檐下,干红的辣椒挂在玉米棒子外边,红得发亮。秋天收回来的,冬天藏起来,立冬就是秋收冬藏的拐点。祖父说:“在甲骨文里,冬天的冬字,和终是一个字。一年终结的日子,就是冬天。造字的人是懂得节令的,也是懂得农事的。”在立冬的那天,去读甲骨文冬和终的关系,可能就是在读中国的乡村哲学和时间的关系。

在立冬前几天,村庄的油坊水轮子转动了,推动了石碾盘上的石碾,碾碎摊在碾盘上的熟芝麻。浓烈的芝麻香从油坊的门口窗口流淌出来,弥漫到村庄每个巷道和院落。还飘过河流,弥漫到村庄的小学。

在立冬那天,每家都从油坊拎一罐子香油炸油馍。因为立冬之后几天,最长十几天,就是农历十来一,是农村的鬼节。人们吃油馍的日子,每个家族都要给自己家

炉,花费大量人力物力,砍伐大批林木,炼出来仍是一堆矿石。如今,四座城门及箭楼已被修复得焕然一新,像重塑金身的四大金刚,威风凛凛地守护着蜀道明珠——昭化新城。

从西门出行数百公尺,有丁公祠遗址。该祠系光绪年间当地百姓为纪念昭化县令丁建业及其子丁官保所修。祠堂毁于十年“文革”浩劫,仅存一石碑嵌于院墙,碑上刻有颂扬丁氏父子的文章。

嘉陵江畔,绵延着一个平坝,当地人称战胜坝,据传是张飞夜战马超的古战场。唐明皇避安史之乱入蜀途经此地,见江中双鲤同舟,龙心大悦,便在此摆宴犒赏军卒百姓,故又称摆宴坝。城西北约3公里,有关羽媳妇鲍三娘墓。1840年法国人将墓中宝物盗走,空留下一片松柏簇拥的黄土!

昭化的古迹和传说颇多,一处景观一个故事,都会引起人们的遐想。东门外嘉陵江上的桔柏古渡及唐县令

何易于腰笏挽纤的故事,是最令人感动不已的了。来昭化的路上就听说当年“白天千人拱手,晚上万盏明灯”的渡头盛况和这个极有意义的故事。唐懿宗咸通元年,春暖花开时节,利州(今广元市)刺史崔朴携家眷、僚属乘船沿江郊游,一路笙歌宴饮。船至昭化后返航上行。崔刺史命昭化县令何易于征调百姓为其拉纤引舟。何县令受命后即来到江边,脱去靴子,挽起袍袖,将笏板插在腰带上,亲自拉纤。待逆水行舟一阵,崔刺史出舱观景,忽见拉纤者乃是何易于,大吃一惊。便问他为何如此不顾官体?何易于躬身答曰:“现在正当春耕大忙季节,百姓忙着栽秧养蚕。卑职不敢耽误他们的农事,所以代他们前来拉纤引舟,以助大人游兴。”一番话说得崔刺史羞愧万分,无言以对,只好罢了春游,带着家眷下船骑马坐轿从陆路灰溜溜回利州去了。对此,百姓们交口称颂,成为千秋佳话。昭化百姓后来在桔柏渡口立一石碑,上刻“唐县令何易于腰笏挽纤处”。我立于碑前沉思良久,被何县令知农事、察民情、体恤民生和躬身拉纤、默默引舟的行为深深感动;同时也为那位刺史的知耻并改正错误的行为而点赞,知耻总比以耻为荣好得多。

族死去的人送油馍,摆在坟墓前边的门台上,祭祀那些死去的人们。让他们在黄土深处也能闻到芝麻油的香味,让他们知道立冬了,十来一也跟着来了,他们的节日就到了。

立冬之后的十来一,我总是跟着祖父走向村庄后边的山岗,去祭祀自己家族逝去的长辈们。祖父摆好油馍,问我:“将来有一天,我死了,你会给我的坟头摆五个油馍吗?”

我说:“会的。但是,人死了,就不会吃油馍了,摆油馍干什么呢?”

祖父说:“摆油馍,是活着的人对死去的人一个念想,与吃没有关系。”

原来立冬是要祭祀先祖的,是要祭祀一个家族远去的魂灵们的。

不但村庄祭祀,古时立冬的当天,皇帝会带领群臣走出京城,到北郊迎接冬天的到来。北方寒冷于南方,皇帝以为冬天是从北方来的,在北郊,皇帝会首先看到冬天的来临。这一天,群臣和子民都和皇帝戴着同样的帽子,称为温帽。

在我居住的西峡口,过去仅仅算是一个巡检司,巡检也仅仅是一个九品官员,在立冬这天也是要带着巡检司所有人等走出巡检司,到北关外边去迎接冬天的。这一天,巡检是不能坐轿子的,也不能骑马。在巡检后边却跟着一辆牛车,拉着一件很特殊的衣服。到了北郊迎接立冬之后,一个老人拉着一头牛走向巡检,把牛绳递到巡检的手里。巡检说:“立冬了,给牛穿一件厚厚的衣裳吧。”

巡检的人就到牛车上,拿出那件专门给牛缝制的粗布袄子,递给巡检。巡检就把这件巨大的袄子披在老牛的身上,蹲下身子,把坠在老牛腹部的扣子一个一个扣上,俨然是个村庄的农夫。巡检从老牛腹部钻出来,拍拍膝盖上的尘土,拉着老牛,从北关的城门进入西峡口。

街道边站满了人,看着拉着老牛的巡检从北关走到南关。人们说:“立冬了,巡检给老牛穿上袄子,冬天雪下得再大,也冻不死牛了。”

有的年份,立冬那天,在农历十月初十之后,大半个月亮挂在瓦蓝瓦蓝的天上。我们院落里的石榴树叶落得一片不剩,月色里树的轮廓分外清晰。祖父披着蓝灰色的粗布袄子,搬把椅子坐到石榴树下,一句一句教我背诵李白的《立冬》:“冻笔新诗懒写,寒炉美酒时温。醉看墨花白,恍疑雪满前村。”

直到我很流利地背下来,祖父才说:“立冬了,笔尖的墨汁就冻了,人也冷了,就懒得写诗了,李白的炉子里就生起火来,一天到晚温着一壶老酒。但喝醉了,还是要给立冬写一首诗。挥毫泼墨之后,李白看见那些诗句,都变成了一朵朵墨花。”

在物质时代,拥有很少物质的我,还能纯粹地想起李白,还能想起李白的这首《立冬》,应该感谢祖父。

套用190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诗人普吕多姆的一句诗:谁能忘记你蓝色的眼影,像吹灭一支蜡烛?在立冬,我记忆的蜡烛不灭,点燃这支蜡烛的是祖父。



人在困境中,渴望亲情,渴望有人拉他一把。孩子跌倒了,迷路了,找不到家了,他们更渴望妈妈能伸出温暖之手,来拉他们一把!

## 搀扶着,走过艰难

□张雅文

这是我创作30多年来,投入时间最长,创作最艰难的一部作品。

2016年12月,在中国作协、司法部的大力支持下,特批我和先生走进11个省市的未成年犯管教所,采访了240多名未成年犯、监狱干警、专家学者及未成年犯家长。

当我带着沉甸甸的收获,上百万字的采访笔记、录音、大量照片回到家里,沉下心来,又伏案大半年,就要写到最后一章了,此刻,我就像一名航行数日的夜航者,终于看到了黎明前的海岸线,又像十月怀胎的母亲,翘首盼望着饱含多年夙愿、投入巨大精力的婴儿即将问世——然而,人生难测。

2018年1月25日下午5点20分,一个电话把我从书写少年犯的情境中,突然拉回到残酷的现实——

“雅文,我骑车在万达超市门前摔倒了!爬不起来了,你快来接我吧!”老伴在电话里发出了痛苦而急切的呼唤。我心里惊呼:坏了!老伴出事了!上帝保佑,千万别骨折!千万别……我匆匆赶到老伴摔倒的马路边,请几个路人帮忙,费了很大气力才把老伴弄到出租车上,来到一家骨科医院,一个残酷的现实摆在我面前:左腿骨严重骨裂,医生提出两种治疗方案,一是手术,打钢钉;二是卧床静养三四个月。

从那天起,老伴健壮的身影再也不会出现在厨房里,他只能瞪大眼睛躺在床上,用他充满歉意的目光哀愁地看着我像一阵风似的在他眼前刮来刮去,买菜、做饭、收拾房间……一切一切,都得靠我一个人去扛了。

其实,我并不是一个强悍的女人,我做过心脏搭桥手术。老伴是一个很有家庭责任感的人,柴米油盐从不用我操心,他一倒下家里全乱套了。可是这种时候没有别的选择。坎坷的人生告诉我:在磨难面前谁都救不了你,只能挺直了腰杆自己救自己!

从清晨5点钟起床,我就变成了一只陀螺,出操、买菜、帮老伴洗澡、换药、准备一日三餐、刷洗碗筷,一切弄完了才能坐到电脑前……一天傍晚,我给老伴洗脚,他两眼潮潮地看着我:“老伴,今天一天都没见到你的笑容,这几天也没听见你的歌声,你怎么不唱歌了呢?”我心里哭笑不得,哪还有心思唱歌啊?哪还能笑得出来呀?就差没哭出来了。可我却说:“你躺在床上传痛难忍,我却在这里嗷嗷地吼叫,你心里不烦死我了?”他说:“不,我愿意听你唱歌,听到你的歌声我心里踏实,觉得咱家又有欢乐了。刚刚看到你脸上有了一点笑容,我心里就感到安慰……”他没有说下去。从这天起,我每天清晨出操回来进门就唱歌,我一直坚持出操,边做饭边唱他最喜欢的《那就是我》《山楂树》……

从那以后,我让家里尽量多一些歌声和笑声,让老伴跟着我一起唱,我们一起瞎吼,练肺活量,也让压抑的心情在吼叫中得到释放。而且,我经常从路边偷偷地摘几朵小花带回家,举到老伴面前。

可是,应了那句成语:福无双至,祸不单行。2018年2月12日,还有三天过春节。我出小区去拿快递,心急火燎往外走,一头撞在平时从不关的单元玻璃门上,“砰”的一声,把我一下子撞蒙了,撞得我趑趄地向后退了两三米远,蹲在地上……我两眼发黑,天旋地转,好一会儿才稍稍缓过神来,发现鼻子在淌血,地上也淌了一摊,脑门上撞出一个大包,一颗门牙松动,嘴巴肿得老高,就像猪嘴巴似的……我回到家里,老伴看到我血糊糊的、变了形的脸,惊讶得半天才说了一句“真是祸不单行啊!”听到这话,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,扑到他怀里呜呜大哭。那天晚上,我带着猪嘴巴坐在他床边,跟老伴手拉手一直聊到很晚,我们回首当年,经历了多少坎坷,闯过了多少风风雨雨,感叹人生无常。

1968年,他被打成反革命关进“牛棚”,我正怀着第一个孩子。我俩偷偷地跑到玉米地里约会,他对我说,他最担心他被判刑关进监狱,我和孩子怎么办?我对他说:“你放心,你要被判刑,我等你!你判多少年我就等你多少年!你要被下放农村,我就跟你去。只要跟你在一起,我什么都不在乎!”他眼里噙满泪水,将大肚子的我紧紧地搂在怀里。

1968年12月1日,住房被造反派收回,我只好到邻居家的小冷屋里生下女儿,满月第9天,我冒着零下30度的高寒,拖着极度虚弱的身子,坐一个小时的公交车,又走了一个多小时,跑到郊区农村去看他……为了让他看一眼刚出生的女儿。大年初一,我带着饺子,背着刚刚40多天的女儿,又折腾了两个多小时跑到农村去看他,造反派只让我们见了20分钟。这就是我们一家三口在“牛棚里”度过的第一个春节……

半个多世纪过去了,我们经历了太多的磨难,我做心脏搭桥手术,他守在我身边;我获鲁迅文学奖,他泪眼婆娑地拥抱着我,连声说道:“雅文,我们终于有今天了!我们终于有今天了!”

老伴向来以我的事业为重,一直全力支持着我。他问我,这些天你写得怎么样?进展得顺不顺利?

我只好实话告诉他,这些天连100个字都写不出来,根本找不到感觉,满脑子全是老伴痛苦的身影。他劝我别着急,会找到感觉的,一切都会好的。我也鼓励他别着急,骨头会长好的。

我们像以往一样,坚信一切都会好的,相互鼓励,搀扶着迎接明天的太阳。第二天早晨,我照样早早地起来出操,只是脸上多了一条丝巾挡住嘴脸,免得猪嘴吓着路人。

后来,我渐渐地找回了感觉,终于艰难地完成了最后一章。

一连几天,我为书名绞尽脑汁却想不出好名字。这天,老伴在床上喊我:“哎!就叫‘妈妈,快拉我一把!’”我说:“为什么叫‘妈妈,快拉我一把’?又加了一个‘快字’?”他说:“你想想,那些迷途的孩子就像我现在一样,摔倒了,多么希望你快来拉我一把呀!那些孩子,多么需要妈妈快来拉他们一把呀!”我说:“好!就这么定了!耶!”我上前与老伴击掌。书稿终于在艰难痛苦中完稿了。我和老伴又体验了一次磨难,又相互搀扶着闯过了一段人生险滩,如今老伴已经能下地活动了。

人在困境中渴望亲情,渴望有人拉他一把。孩子跌倒了,迷路了,找不到家了,他们更渴望妈妈能伸出温暖之手,来拉他们一把!在这物质的世界里,任何人都没有天生的免疫力,希望大墙内的钟声能惊醒大墙外千千万万的家庭,敲醒千千万万个迷途中的孩子,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。

## 桔柏江声伴古城

□寇宗鄂

黄昏时分,过了清江河渡口,汽车沿江边疾驰一阵,便到了古城昭化。进入北门天色已晚,街上行人稀少,有些铺面已关闭,古老的石板路、古老的馆驿和城门,晚霞之中笼罩着一层久远而神秘的气氛。因从南面经七曲山、剑门关一路参观而来,都显得有些疲惫,当晚便被主人安排在区公所住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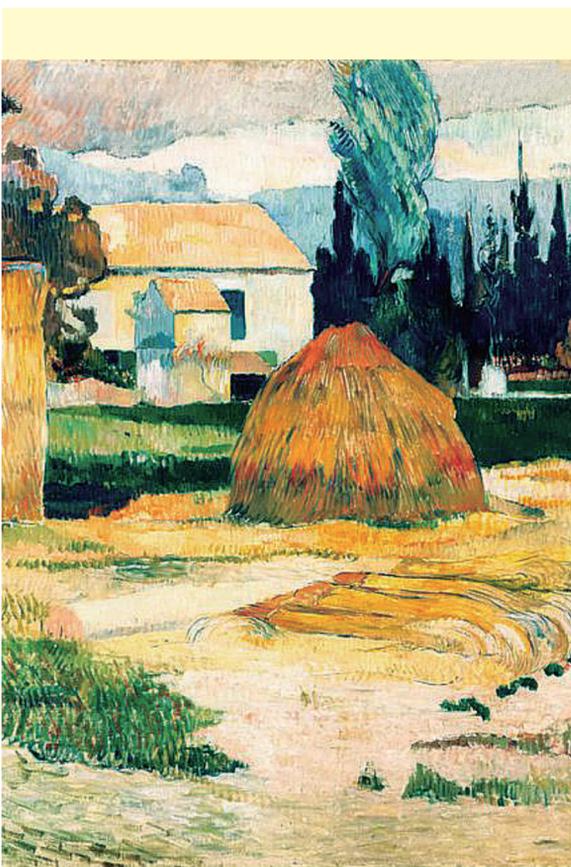
这是1986年我第一次进昭化古城的情景,至今记忆清晰。

32年后的今春,我再次来到昭化。恰值正午,城内城外游人如潮,市面十分繁华,早已是蜀道旅游风景线上一个十分诱人的地方。这次,我们是以散客自助游的方式,没找导游和熟人。根据当年广元市建委的设想,按照古时面貌把古城复原,建成一座真正的“汉唐古城”,已经变为现实,成为了蜀道上一颗璀璨的明珠。如今,中外游客可以沿古驿道或驱车或乘舟而来,寻找古人足迹,住古时客栈,查考蜀道人文环境,发思古幽情。这座曾经被历史遗忘的古城,已重新打扮起来,迸发出夺目的光彩。

昭化城内古街道格局和房屋建筑,虽然多是重建,但基本保持了明清风格。现代的水泥路部分代替了青石路面,但仍呈弧形,两边低可排水,仍与古时相似。从街沿边忽见一石桩标志,记录着清咸丰七年(1857年)的洪水水位。由于排水系统比较科学,完善,城池才免遭冲毁。

街上铺面整齐,房屋大多为木质结构,临街的茶楼酒肆如旧,飞檐高挑,廊前雕花栏杆很精致。东门外的接官厅及货栈,院落小巧而幽深,古时驿馆楼阁交叠,绕过屏风,又见一重天井。文庙内当年莘莘学子科举应试的考棚尚存,庄重肃穆。置身古城,使人想过去蜀道重镇商贾来往,十字街头车马喧嚷,经济文化呈现繁荣兴盛的景象。

32年前来时,昭化还有三座城门保存完好,即东门(迎凤门)、北门(拱极门)和西门(登龙门,明以前为临清门)。当初那高大的箭楼,仅剩条石垒筑的门洞和地基,据说是陆续毁于天灾与人祸。南门被毁于上世纪全民大炼钢铁的年代。头脑发热的人们将城门堵死当炼钢



保罗·高更作品

团结湖

莫古题